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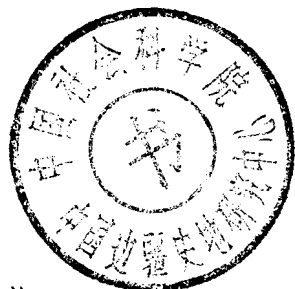
藏族学术讨论会 论文集



西藏人民出版社

藏族学术讨论会 论文集

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
《藏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编辑组 编



西藏人民出版社

藏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藏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1 字数：489千字

1984年9月拉萨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统一书号：17170·12 定价：3.85元

序 言

马 曜

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西藏师范学院、西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西藏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的全国藏族学术讨论会，在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关怀下，于一九八三年七月下旬在拉萨市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十二个省、市、自治区的八十二个有关高等院校、科研系统和民族工作单位，包括藏、汉、壮、蒙古、彝、苗、土家、白、满、纳西、羌、布依、侗、回等十四个民族成份的代表一百三十余人。其中藏族代表占代表人数的百分之四十。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全国人大民委派出的代表，均出席了会议。这是我国藏族学术研究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必将促进我国藏族学术文化的繁荣昌盛和祖国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多杰才旦同志在《为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西藏学》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西藏学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方针，研究西藏的历史和现状，进一步从神学史观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以唯物史观为武器，揭示西藏民族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规律；研究西藏民族在缔造我们伟大祖国中的历史地位、作用和贡献；研究西藏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包括语言、科学、文学艺术和宗教等等；当前要特别注意研究西藏四化建设

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这就为会议指明了方向。西藏社会科学院院长拉巴平措同志在会上作了《西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的报告，全面总结了藏族研究的悠久历史，肯定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藏族学术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提出了今后在研究中要继续肃清“左”的影响以及加强图书资料情报建设、壮大科研队伍和抓好学科建设等问题。

藏族是我们统一的多民族祖国大家庭中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优秀成员之一，在伟大祖国缔造与发展过程中，尽了自己的光荣职责。藏族人民有着光辉的历史传统和秉赋深湛的理论思维，也是当今屈指可数的保存最丰富的文化遗产的民族之一。现存浩瀚的历史文献和绚丽多彩的文物古迹，是藏族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和祖国古代文明的瑰宝。大量藏汉文文献表明，对藏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开端，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以前。从唐、蕃时期开始，记述藏族历史、文化的藏汉著作代不绝书，较为人们所熟知的藏文典籍有《雅隆宗教源流》、《荣布拉康志》、《拉达克王统记》、《本教源流》、《布顿佛教史》、《红史》、《西藏王统记》、《青史》、《智者喜宴》、《西藏王臣记》、《颇罗鼐传》、《白史》等等；文学著作有《米拉日巴传》、《萨迦格言》和长篇史诗《格萨尔》等。自然科学，有天文、历算、医学、建筑、地理等方面的著作。至于佛教显密二宗典籍的翻译和佛家哲学“因明”的著述，更是浩如烟海，至今仍不失为研究藏族文化的宝贵史料。辛亥革命前后三、四十年间，许多藏族、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有识之士，撰写了大量有关西藏历史、文化、宗教、政治、经济、地理、民俗等方面的专著，不下四、五百种，大多集中地揭露了英、

俄帝国主义侵略我西藏的阴谋，但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些著作有的也掺杂有大民族主义或地方民族主义的思想糟粕。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藏族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1951年，《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进军西藏的部队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对西藏的社会经济开展了系统的调查，为以后制定西藏工作的方针和政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1958年，全国藏族地区也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取得了包括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古人类学等方面的重大收获，为藏族研究的全面开展，积累了极其丰富的资料。1959年后，藏区进行了民主改革，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藏族人民在党领导下，又着手民族文化遗产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藏族学术的研究工作更空前活跃起来。实践证明，大力开展藏族学术研究，不但是对中华民族总体文化所作的世界性贡献，而且对于巩固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提高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觉悟、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从而促进两个文明的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西藏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长期历史发展的必然。藏族是我国境内一个古老的民族，早在公元七世纪，在我国境内建立的吐蕃王朝同唐王朝就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十三世纪，元朝统一中国，西藏正式纳入元朝的版图。以后几百年的历史中，西藏同祖国的关系更不断得到加强和巩固。藏族同祖国各民族间的这种源远流长的历史关系，构成了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期各民族共同命运的基础。可是，有那么少数人却别有用心地，把元朝以后历代中央政权同西藏地方的关系，歪曲成“施主和喇嘛”的关系，胡说

元朝、清朝和西藏地方的关系，仅仅是蒙古族、满族与藏族之间的关系，从而否定了中央政权对西藏地方的主权，以达到其把西藏从祖国分离出去的罪恶目的。必须指出，在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部，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同汉族建立的中央政权一样，是合法的统辖和代表全中国的中央政府。元朝、清朝对西藏的管理，是西藏地方从属于中央政府的关系，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如果说清朝末年祖国沦为半殖民地的时候，由于西藏人民的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的阴谋没有得逞，那末，西藏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民族的今天，有人还企图用“西藏独立”这个历史谎言来招摇撞骗、蛊惑人心，就更属痴人说梦，可笑不自量了。

这次会议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由于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学者，特别是广大藏族学者的热情支持，大会收到学术论文110篇，其中藏族学者用藏文书写的占了相当的比例。论文内容广泛涉及藏族的历史、经济、语言、人口、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以及自然科学的某些领域，有的触及新的课题。

这个论文集，共选载论文35篇，其中历史18篇、宗教4篇、藏医、历算3篇、文学艺术6篇、语言3篇、人口问题2篇、其它2篇。论文集所反映的虽然仅仅是这次会议的一部分成果，但从中也可以看出这些论文涉及范围较广，有些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推动今后藏族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将会起到良好的作用。

目 录

序言·····	马 曜(1)
达赖喇嘛和《达赖喇嘛传》·····	牙含章(1)
论西藏地方政权的历史变迁·····	王辅仁(21)
古藏文文献中所见奴隶的社会地位与 历史作用·····	常凤玄(50)
关于吐蕃史研究中几个“定论”的质疑·····	巴桑旺堆(69)
试论八思巴的伟大历史功勋·····	萧蒂岩(83)
从《西番馆来文》看明朝对藏区的管理·····	吴 钧(103)
皇太极与西藏·····	杨庆镇(135)
试谈雍正“癸卯之乱”的历史渊源·····	蒲文成(148)
视十八世纪的卫藏战争·····	汤池安(171)
试论一七五〇年西藏朱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	李凤珍(185)
乔治·波格尔入藏的使命内容及其执行结果 ·····	柳陞祺 邓锐龄(205)
论博巴自治政府的历史地位·····	周锡银(220)
从文物考古材料看滇藏关系·····	汪宁生(235)
藏文化对纳西文化的影响·····	和志武(249)
略述吐蕃文化对西夏的影响·····	黄振华(260)
清代拉萨古城的复兴·····	宋兆麟(270)
论西藏封建庄园的内外“差”剥削·····	郭冠忠(292)
西藏古代货币考·····	肖怀远(306)

西藏佛教的基本特点及其主要影响·····	阿旺	(325)
论藏族本教的神·····	格勒	(345)
西藏佛教寺院上层僧侣的特权·····	陆莲蒂	(374)
《萨迦格言》哲学思想初探·····	卢铭全	(386)
试论宗教对藏族古代文学的影响·····	张晓明	(401)
从藏族传统文学中闯出一条新路·····	李佳俊	(416)
论《勋努达美》·····	萧蒂岩	(438)
简论藏戏传统剧目的艺术成就·····	刘志群	(460)
藏汉音乐文化的交流和影响·····	毛继增	(478)
绚丽多彩的藏族民间舞·····	何永才	(494)
胚胎学简史及藏医对胚胎学的贡献		
·····	强巴赤列 顾滨源	(509)
略论古代藏医医德的发展及其特点·····	蔡景峰 洪武煜	(516)
藏传时宪历源流述略·····	黄明信 陈久金	(532)
西藏自治区人口问题初析·····	次多	(564)
民族地区也应有计划地发展人口与经济		
·····	王端玉 张光显	(578)
学习西藏历史与建设我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高廷祥	(594)
民族问题浅议·····	党正忍	(605)
藏语(拉萨话)动词连用做谓语的结构简析·····	金鹏	(613)
藏语双音节词变调类型·····	谭克让	(626)
论藏语的语法体系·····	瞿霭堂	(640)
编后记·····		(662)

达赖喇嘛和《达赖喇嘛传》

牙含章

拙著《达赖喇嘛传》一书，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公开发行。

几年来，有许多同志和单位，向我索要此书，使我感到为难。因为经过“文化大革命”，我自己连一本也没有保存下来。

这本书为什么现在要公开出版？这有许多原因。当然广大读者需要这本书，是重要原因之一，但还有别的各种原因。限于篇幅，我只想着重讲其中的一个原因。

1967年，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仔本（官名）夏格巴·汪秋德丹在国外写了一本《西藏政治史》，这本书对西藏地方与祖国的关系，极尽歪曲之能事，竟把祖国中央政权与西藏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胡说仅仅是“施主与喇嘛”的关系，而一字不提隶属关系，用这种谰言迷惑流亡国外的藏胞和不明西藏历史真象的外国朋友。这本书是用藏文写的，先在印度噶伦堡出版；后又译成英文，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向世界各国大量发行，流毒之广，影响之坏，是不能低估的。

为了对夏格巴·汪秋德丹的这本反动著作予以有力地驳斥，我国已经有人写了论文和专著，拙著《达赖喇嘛传》的公开出版，也是想在同夏格巴·汪秋德丹一伙进行的这场斗争中，尽到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由于我的这本书是一本历史著

作，所以我的这篇文章也是尽量让历史事实说话，让读者从历史事实中自己去判断是非。

下面我就从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说起。因为一世达赖根敦朱巴（1391—1474年）、二世达赖根敦嘉措（1475—1542年）、三世达赖索南嘉措（1543—1588年）、四世达赖云丹嘉措（1589—1616年）虽然早在西藏宗教界获得很高的声誉，但从政治上讲，他们都还是平民百姓，因为那时的西藏地方政权，是由喇嘛教的噶举派（白教）法王，得到明朝皇帝的册封而管理的，达赖属于喇嘛教的格鲁派（俗称黄教），当时还处于在野派的地位。

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得到青海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的武力支持，夺取了西藏地方政权，从此达赖喇嘛才取得了西藏政治上和宗教上的领袖地位。

1644年清军入关，宣告了明朝统治的崩溃和清朝政府的建立。顺治八年（1651年），清世祖派恰噶喇嘛和喜饶喇嘛为代表，入藏问候达赖、班禅，在西藏各大寺熬茶，放布施，并邀请五世达赖前往北京与清世祖会晤。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率领侍从三千人，取道青海与内蒙，于是年十二月十六日到达北京。在达赖来京以前，清朝政府在北京北郊修建了黄寺，以供五世达赖抵京以后住宿。达赖抵京后，清世祖在太和殿设宴为达赖洗尘，并赏给达赖黄金五百五十两，白银一万一千两，大缎一千匹，还有珠宝、玉器、骏马等。

顺治十年（1653年），五世达赖启程返回西藏，清世祖又在南苑德寿寺内设宴为达赖饯行。并派礼部尚书觉罗朗丘、理藩院侍郎古达礼等赴代噶地方，送去清朝政府册封五世达赖的金印一方，金册十五页。金印的文字是“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

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普通”是“普遍通晓”、“圣识一切”的意思。“瓦赤喇”是梵语，金刚的意思。“怛喇”也是梵语，执有的意思。“达赖”是蒙语，大海的意思。“喇嘛”是藏语，上师的意思。

金册的全文如下：

“朕闻独善兼善，开宗之义不同，世出世间，设教之途亦异，然而明心见性，淑世觉民，其归一也！兹尔罗卜藏札木素达赖喇嘛，襟怀贞朗，德量渊泓，定慧偕修，色空俱泯。以能宣扬释放，海导愚蒙，因而化被西方，名驰东土。我皇考太宗文皇帝闻而欣尚，特遣使迎聘。尔早识天心，许以辰年来见，朕荷皇天眷命，抚有天下，果如期应聘而至。仪范可亲，语默有度，臻般若圆通之境，扩慈悲摄受之门。诚觉路梯航，禅林山斗，朕甚嘉焉。兹以金册印，封尔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应劫现身，兴隆佛化，随机说法，利济群生，不亦休哉。”

从此以后，达赖在西藏宗教上和政治上的地位才正式确定下来。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五世达赖罗桑嘉措逝世，享年六十六岁。

五世达赖逝世后，第巴桑结嘉措为了专权，伪言达赖“入定”，秘不发丧，这种不正常的状态持续了竟达十五年之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清朝军队在蒙古地方打败了准噶尔部，才发觉了第巴桑结嘉措的阴谋。清圣祖就给桑结嘉措下了一道诏书，严词诘责：“朕询之降番，皆言达赖喇嘛脱缙久矣，尔至今匿不奏闻，且达赖喇嘛存日，塞外无事者六十余年，尔乃屡唆噶尔丹兴戎乐祸，道法安在？达赖班禅分主教

化，向来相代持世，达赖如果厌世，当告诸护法王，以班禅正宗喀巴之教，尔乃使众不尊班禅而尊己，又阻班禅进京之行。朕欲和解喀准两部，尔乃使有亏行之济隆以往，乌兰布通之役，为贼军卜日诵经，张盖山上观战，胜则献帕，不胜则代为讲款，以误我追师，皆系尔袒庇噶尔丹之由。今为殄灭准夷告捷礼，以噶尔丹佩刀一、及其妻阿奴之佛像一，佩符一，遣使赍往，可令与达赖相见，令班禅来京，执济隆以卑我，如其不然，朕且檄云南、四川、陕西之师，见汝城下，汝其纠合四厄鲁特之人以待，其勿悔。”

第巴桑结嘉措接到清圣祖的这道诏书以后，非常恐惶。次年（1697年）派人赴京，给清圣祖上了一道密奏，内称：“众生不幸，第五世达赖喇嘛已于水狗年示寂，转生静体今已十五岁矣，前恐唐古忒民人生变，故未发丧，今当于午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定坐床，求大皇帝勿宣泄。至班禅因未出痘，不敢至京，济隆当竭力致之京师，乞全其生命戒体。”

由于清朝中央政权的干预，第巴桑结嘉措才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迎立仓央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

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是西藏南部门达旺地方人。生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当时驻在西藏的蒙古厄鲁特部固始汗之孙拉藏汗与西藏地方政府的第巴桑结嘉措发生了冲突，拉藏汗杀了第巴桑结嘉措，并把六世达赖赶下了台。据说在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六世达赖“解往”北京途中于青海海滨逝世，只活了二十四岁。仓央嘉措是很有文学天才的，他著的抒情诗集在西藏民间流传很广，西藏青年男女都会歌唱。

六世达赖被赶下台以后，拉藏汗另立伊喜嘉措为六世达赖，但西藏人民认为他是假的，不予承认。清圣祖看到西藏情

况混乱，乃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册封五世班禅罗桑益喜为“班禅额尔德尼”，赐给金册金印，要他协助拉藏汗管好西藏地方事务。从此历代班禅才有了这个封号。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西藏地方发生了一场重大事变。当时占据新疆地方的准噶尔部首领策旺那布坦派骑兵数千人，潜入西藏，占领了拉萨，杀了拉藏汗。这时西藏三大寺的代表已在西康地方找到了七世达赖桑嘉措。因准部侵占西藏，达赖不能回藏，乃寄居在青海塔尔寺。准部侵占了西藏以后，直接威胁到四川、云南、青海等省的安全，清圣祖乃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命令西安将军额伦特为统帅，率大军数千入藏讨伐。不幸这支部队在西藏黑河地区被准部包围，弹尽粮绝，全军覆没。

这个消息传到北京以后，在清朝政府中引起很大震动。

“王大臣愆前败，亦皆言藏地险远，不宜进兵，圣祖以西藏屏蔽青海、滇、蜀，苟准夷盗据，将边无宁日。”于是决定次年（1719年）以皇太子允禔为抚远大将军统率大军从西宁、四川、新疆三路进兵。同时命令平逆将军延信护送七世达赖桑嘉措，随军返藏。由四川和青海入藏的两路大军连战皆捷，于是年九月完全收复了西藏地方，侵入西藏的准部残余由藏北草原逃回新疆。一七二〇年九月十五日，七世达赖桑嘉措抵达拉萨，在布达拉宫举行了隆重的坐床典礼。

为了处理西藏善后事宜，清圣祖决定将拉藏汗所立的假达赖伊喜嘉措解往北京处理。将准噶尔人所派的第巴达仔娃予以革职。另派康济鼐为第巴，在达赖领导之下管理西藏日常政务。清圣祖还写了一篇“平定西藏碑文”，立在布达拉宫前面。

清雍正五年（1727年），西藏内部又发生了政变，噶伦阿尔布巴、隆布鼐、札尔鼐等阴谋杀害了第巴康济鼐，篡夺了西藏地方政权。七世达赖向清政府报告，请求派兵入藏平乱。清世宗即派都察院左都御史查朗阿为统帅，率领大军从青海、四川、云南三路入藏平叛。在清军未抵藏前，台吉颇罗鼐已从后藏和阿里地区调藏兵九千人攻占了拉萨，逮捕了叛首阿尔布巴等人。清世宗以颇罗鼐平叛有功，令其继任第巴，后来又封为“多罗郡王”，一般老百姓就呼为藏王。清政府为了使西藏地方长治久安，乃乘大军入藏平叛的机会，决定在西藏设置驻藏大臣正副二人，其地位与达赖平等，代表清朝中央政权监督西藏地方事务。乾隆十二年（1747年），藏王颇罗鼐逝世，清朝政府命令其子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继任藏王。

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继任藏王后，飞扬跋扈，目无达赖，也把驻藏大臣不放在眼里。并且秘密派人前往新疆，与蒙古准噶尔部勾结，阴谋在西藏发动武装叛乱。当时的驻藏大臣是傅清，帮办大臣是拉卜坦。他们把上述情况据实向清高宗报告，在他们还没有接到清高宗的回旨以前，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的叛乱已迫在眉睫。傅清和拉卜坦采取了紧急措施，把珠尔墨特那木札勒以“有旨议事”的名义，诱至驻藏大臣衙门，“以梃击其首，立毙”。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的死党也率众包围了驻藏大臣衙门，傅清、拉卜坦二人遇害。

叛乱发生以后，七世达赖立即向清朝政府报告，请求再派大军入藏平叛。清高宗命令副都统班第、四川总督策勒率军由四川入藏，迅速平息了叛乱。清高宗鉴于藏王权势很大，不易控制，乃决定废除藏王制。西藏日常政务由噶厦处理。噶厦设噶伦四人，三俗一僧。噶厦受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的直接领

导。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七世达赖在布达拉宫逝世，享年五十岁。

八世达赖名强白嘉措，五岁时即被认为达赖的“灵童”，接到布达拉宫供养。因为他年龄太小，清朝政府又决定由四大呼图克图中，选一人代理达赖摄政。等到达赖十八岁时，才由自己亲政。

在八世达赖亲政以后，西藏地方又发生了外敌入侵的重大事件。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廓尔喀人借口边境税收的纠纷，大举攻入西藏，占领了日喀则，七世班禅丹白尼玛从札什伦布寺逃至拉萨避难。后藏全部地区一度完全被廓尔喀人侵占。八世达赖、七世班禅与驻藏大臣联名向清朝政府报告，请求速派大军入藏抵御外侮。清高宗对这件事非常重视，立即派嘉勇公福康安为大将军，率领满、汉、蒙、藏的部队约两万多人，仍由四川与青海两路入藏。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四月，福康安抵拉萨。五月，即将侵入西藏的廓尔喀人全部驱逐出境。六月，清军深入廓尔喀境，大败了廓尔喀人的反攻，廓尔喀国王乃派大头人“军前乞降。”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月二十八日，福康安接受了廓尔喀国王的投降，停止进兵，返回西藏。清高宗指示福康安，要他与八世达赖、七世班禅和噶厦的诸噶伦协商，对西藏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进行一次彻底的整顿，于是就产生了有名的《二十九条章程》。

在《二十九条章程》中，与达赖关系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对达赖转世问题，制定了“金瓶掣签”的制度。新的制度规定，达赖、班禅等大活佛逝世后，由谁继任的问题，在寻找到的“灵童”中，选出三名，将其姓名写在象牙签上，投入金瓶

中，由驻藏大臣用象牙筷子从瓶中取出一根，取出谁就由谁继任。根据这个制度的规定，十一世达赖和十二世达赖，都是经过“金瓶掣签”决定的。只有九世达赖，十三世达赖，是经过清朝皇帝批准予金瓶掣签。十四世达赖由国民党政府批准也免于金瓶掣签。

九世达赖隆朵嘉措生于清嘉庆十年（1805年），死于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只活了十一岁。十世达赖楚臣嘉措生于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死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只活了二十三岁。十一世达赖凯珠嘉措生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死于清咸丰五年（1855年），只活了十八岁。十二世达赖成烈嘉措生于清咸丰六年（1856年），死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只活了二十岁。这四世达赖都在青少年时不幸夭亡，决不是偶然的。当时清朝政府已经腐败透顶，驻藏大臣多属老朽昏庸之辈，于是西藏大农奴主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日趋尖锐，谁的孩子当了达赖，谁就有可能独揽西藏地方大权，于是有权有势的大农奴主就收买达赖左右的堪布，在达赖的食物中放置毒药。这四世达赖都作了西藏大农奴主争权夺利的牺牲品。据达赖喇嘛的藏文传记中记载，当时清朝政府曾作出一项决定，凡遇达赖年轻暴亡，驻藏大臣有权将达赖左右的所有堪布一律锁拿起来，投入监狱，追查死因。显然这项决定也并未使西藏大农奴主有所畏惧。

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生于清光绪二年（1876年）。这时英帝国主义者早已侵占印度，又把它的魔爪伸入西藏，十三世达赖早年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他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和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两次领导西藏僧俗人民，进行了抗英战争。终因敌强我弱，力量悬殊太大，遭到了连续失